



顧氏詩史卷之十一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唐紀

余讀史至唐。見其書穢雜不可理。而始嘆太史遷之雄於文。去取當而序事覈也。夫史記自五帝迄於漢武。上下二千四百餘年。其間明君良佐。與夫賢士大夫。蓋不啻萬而奇偉卓犖之行。亦不勝書。然僅僅八十萬言而止。卽所創立十二本紀。及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意欲兼總人物以盡千古。而千古人物盡於此。令後世卒莫損益之也。彼唐不越三百年。而紀傳倍之。其叙一代行事。直叢說耳。其述公卿遷擢之顛末。直家乘耳。蓋增一人不為多。減一人不為少。夫焉能為有無。余不揣無聞。妄為詮叙。自帝而相。而將。而忠義文章之士。總得四十九人。具列如左。

高祖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

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之後也。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昺於周世封唐公。淵襲封唐公爵。隋末起兵。受恭帝禪。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於垂拱殿。壽七十一。葬獻陵。

煬帝滔天罪罄竹書無窮

畫象恭滔天。通鑑李密移檄郡縣數煬

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百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唐公思討逆宜

追王者風。上將周武。並下與漢高。同白旄。懸紂首。編素數重。瞳並見前。如何棄此意。寇盜相爭雄。

甲辭臣突厥

通鑑李淵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

可裴寂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迨於時事不

得爾乃許之 潘逸亂隋宮 唐書裴寂傳大

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常以宮人侍唐公 一聞兵

恐事發誅問飲酬乃自秦王將舉兵狀

寇起便欲棄河東 唐書太宗紀劉武周據并州

將棄河東以守關中太宗以為破賊 時無龍鳳子何

處立奇功 龍鳳子指太宗注見下

右一章

隋鹿既云失鯨鯢相啖食 綱目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左

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

戮注鯨鯢大魚名喻不義吞食小國○異物志

鯨魚長者有數千桓桓神武師奔騰如電擊

桓于征○王祭詩今我神武師暫住必速平○

顏師古聖德頌皇矣大聖誕受天符雲飛九域

電擊 右盼關中平左盼東都克 見下太

入區 經營不

數秋化家遂為國 綱目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

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乘間詭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世民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歎曰今日破家亡尺土皆秦王建

成何功德高祖立建繆哉日角君經權未能識

唐書唐儉傳儉謂高祖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

識○史記自序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世亂先有功安論長與嫡通鑑睿宗將立

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

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

右二章

太宗

太宗文武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年四歲

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

冠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採其語為名太宗為

人聰明英武有大志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

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

及為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

壽五十三葬昭陵

太宗真英主皎然天日姿唐書太宗紀高祖遣

密見太宗不敢仰視弱齡逢運改提劔斿匡時

退而歎曰真英主也義兵四面合龍起風雲隨陸機辨亡論

二句出太宗集於是羣雄蜂

駭我兵四合。杜甫一征平霍邑再舉定京師

昭陵詩風雲隨絕足。太宗紀高祖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率兵

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

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太宗自南

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

兵敗走遂斬之進仁果方就縛武德元年薛舉

攻長安數日而克西討元帥屯于高塘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

死其子仁果率其眾求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

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率兵出其後仁果將

宗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城下仁果乃出降

李密敢揚眉密見太宗不敢仰視開關建德虜入洛世充

羈武德三年討王世充敗之于北邙四年二月長驅雀鼠谷掃滅并州兒武德二年

虎牢執之寶建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世充乃降

并州宋金剛陷滄州太宗出龍門關三年四月

擊敗宋金剛于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

日夜馳二百里宿于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

太宗不食者二三日金剛將尉遲敬德等皆來降

劉武周懼奔于突厥羣雄咸蕩滌四海永清夷

右一章

貞觀初年政皎若日方升

尹起莘曰太宗初政天子既納諫朝士竭忠誠綱目貞

其清明氣象天子既納諫朝士竭忠誠觀元年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天回玄素力唐書張玄素傳

卒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曰昔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後殘創之人襲亡

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也帝即詔罷役

魏徵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

訂仁人
鑑取鄭公明
魏徵傳徵進封鄭國公及

之言哉
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與替以人為鑑可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民和刑且措
唐書刑法志太宗以寬仁治天下

死罪二十九人
兵息歲還登
食貨志貞觀初戶不及三

年米斛四五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

里不齋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

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太平誰所致匡弼賴羣

英如何功成後魏塚什碑銘
魏徵傳徵薨帝作

常薦杜正倫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
徵人遂指為阿黨帝不悅乃什所為碑

右二章

文皇善釣名傾心自彫飾
史記公孫弘傳飾詐

既已過敢
逐鵲賤禎符吞蝗憂稼穡
通鑑常有

不自彫飾
於寢殿之上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

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畿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授數枚祝之曰民以

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

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
義感羣

囚歸
唐書刑法志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

刑及期囚皆請朝堂無後
恩孚怨女釋
通鑑太

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詔以宮女衆多幽閔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

任其適人尹起莘曰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
五事既超倫四方當偃革
上御翠

餘人可謂盛
德之事矣

付臣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所長人之行能不能無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徃徃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常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留侯世家殷事已畢偃革為軒○漢書注曰偃息革甲也

奈何遼海

間戎車猶不息

按太宗親渡遼海征高麗

不聞虞舜朝于羽

敷文德

書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右三章

二漢浮雲表六朝叢棘中明君不世出千秋今

始逢除凶湯武並致治成康同

通鑑回紇等十姓各遣使歸

命上大喜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唐書太宗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王猷信多美纍纍難具紀小學史斷

太宗即位之初善所嗟惟薄中難洗辰羸耻

漢書

政纍纍史不一書賈誼傳古者大臣坐汗穢滯亂者不曰汗穢而曰惟薄不修○通鑑巢刺王之妃楊氏有寵於

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
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羸自累。乃止。巢刺王
即元吉也。太宗源濁無清流。唐家兩聚麀。按高宗納
殺之。而納其妃。太宗才人武氏為皇后。玄宗納壽王妃楊氏為
貴妃。○絡賓王討武后。微陷元后於鞏。翟致吾
君於聚麀。○禮記。夫惟禽獸無禮。
故父子聚麀。注。獸之牝者曰麀。

右四章

玄宗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也。以功平
常氏之亂。得立為太子。未幾即帝位。享國四
十四年。壽七十八。葬泰陵。

唐祚方中。微札鷄鳴。雲表武常。亂相仍昭。陵沒

荒草。按太宗崩。高宗立。高宗崩。則天武氏廢中

宗復位。皇后常氏。食餅君王崩。宮中罪堪討。綱

神龍四年。皇后常氏。弒帝於神龍殿。許州參軍

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上意怏怏。后

懼。於餅餽中。臨淄聚豪英。乘時興義兵。天星散

如雪。長驅入禁城。○唐書。玄宗紀。帝始封楚王

宗。矯詔稱制。玄宗與劉幽求等。定策討亂。以萬

騎兵攻玄武門。斬左羽林將軍常播。玄宗率摠
監羽林兵會兩儀殿。遂誅常氏。○后妃傳。贊常
氏。淫蒸于朝。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取若撥遺
○通鑑。臨淄王謀匡復社稷。與幽求等入苑中。
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

失於。於是直入羽林營。陰霏乍掃。滅朝廷肅然清。

斬諸帝典兵者以徇。李白詩萬。煌煌太宗業中興光五葉。杜甫北征詩煌煌太

象昏陰霏。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按四相揚王休三邊靖兵。

太宗至玄宗凡五世。甲四相姚宋張韓也。注見下。○詩虎拜稽首對

揚王休。○元稹連昌宮辭姚崇宋璟作相公。調和中外。君明臣復良坐使羣生洽。書元首明

無兵戎。哉。功成心易迷。令終那可期。咄嗟天寶世何似。

開元時當年思化俗。鑠金焚珠玉。今也寵妖妃。

珠翠填金屋。通鑑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

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綱目天寶四載。八

月。以楊太真為貴妃。○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始為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

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

禁中。號太真。太真得幸。善歌舞。帝大悅。遂專房

宴。天寶初。進冊貴妃。○元稹連昌宮辭。上皇正

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

炫轉熒煌照天地。○白居易長恨歌。漢王重色

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一

朝。選在君王側。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

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漢

武故事。帝曰。若得阿嬌。當年容諫。臣人各願批

鱗。今如立仗馬。一鳴棄其身。唐書姚崇傳。帝謂

崇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其

一曰。燕欽融。帝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帝曰。朕

能行之。○唐書奸臣傳。李林甫為相十九年。蔽

欺天子耳目。常語人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飮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當年敦骨肉五王同被宿今也

棄天倫三子同時戮

通鑑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

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帳。與五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唐書玄宗諸子傳。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妃使人跪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瑒。同亞。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天

當年尊璟崇時和禾黍豐今也親腹

連昌宮辭姚崇求璟作相公。燮理陰陽禾黍豐。○通鑑李林甫

劍宇宙泥塗中

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

君心一反覆萬事皆

轉燭奸臣乘釁來潼關如破竹

社甫詩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

燭。○綱目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十五載六月。歌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唐書歌舒翰傳。祿山反。帝召翰拜元帥。將兵守潼關。使使趣戰。翰慟哭出關。與乾祐戰。翰大敗。火拔歸仁執。以降賊。

胡塵暗紫微鳳蓋西南飛停車馬嵬下

含淚誅妖妃

杜甫歌胡塵暗天道路長。○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東都賦

鳳蓋琴麗。○陳鴻長恨傳。安祿山引兵向闕。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不進。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

去之。竟就絕。行行入巴蜀。萬里橋邊宿。長夜雨

霖鈴聞之淚相續。

華陽國志蜀郡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萬里橋○按

杜詩注萬里橋在成都浣花溪之東玄宗幸蜀常至此○明皇別錄帝幸蜀南入狹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既悼貴妃因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南陽

氣已新鳳輦來歸秦風光非舊日南內倘無人

杜甫詩司隸章初親南陽氣已新○張祐詩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唐書地理志興慶宮在皇城東南謂之南內玄宗為太上皇徙居此

乾坤置何許還思百媚女如何撥亂君幾成亡

國主

長恨歌迴眸一笑百媚生○按楊妃死明皇追思不已

失勢龍為魚

子帝父囚拘空令江海士慟哭淚成珠

李白遠別離君

失臣今龍為魚權歸臣今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縣皆相似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嗟其蒼梧之深山○鵬鳥賦窘若囚拘○唐書宦官傳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太道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李輔國因妄言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及還西內侍衛才數人自是快快不豫至棄天下

憲宗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志弘等所弑諱言藥發暴崩壽四十三

葬景陵

憲宗剛明主烈烈有威聲親賢能納諫煥然遂

中興唐書憲宗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

辛收成功當此之時命將成都復懸軍淮蔡平

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綱目元和元年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

崇文將兵討之高宗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

斬之一境皆平○按吳元濟反淮西李愬討平

之擒元濟於蔡州時愬孤軍深入故云懸軍

邊方未全掃土木工偏早通鑑憲宗十三年修

承暉殿於是土木浸鳳翔迎佛骨通鑑功德使

與裴度等切諫不聽上言鳳翔法

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天台

歲豐人安上遣中使迎之至京師留禁中

求藥草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山人柳

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天台多靈草誠得

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身死閹人謀金丹安足

寶通鑑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宦官往往獲罪

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空令骨鯁

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臣辛苦藍關道

骨鯁臣指韓愈也上表諫佛骨照潮州刺史○昌黎集左遷至

藍關示姪孫湘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劉裴

劉文靜字肇仁京兆人也個儻有器畧隋末

為晉陽令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

志深自結納。首與太宗定大計。高祖起兵。拜為司馬。及踐祚。以文靜為納言。與裴寂有隙。寂譖於高祖而殺之。

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也。備容貌。涉知書傳。隋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寂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乃勸起兵。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封河東郡公。帝呼為裴監。而不名。貴震當世。貞觀初。坐事免官。放靜州卒。

常聞晉陽令首倡。非常謀。片言契真主。自謂立

功秋

唐書劉文靜傳。秦王以文靜首決。非常之計。○又曰。大業末。文靜為晉陽令。見秦王。

謂裴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人視之。文靜挑言曰。喪亂方剡。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蟬結。須真主取而用之。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則十萬之眾可得。鼓而入關。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合。乃陰部署賓客。

入關謀既畢。政匪秦

王出唐家帷幄。臣痛酒相親昵。

唐書裴寂傳。寂為晉陽宮副監。

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痛酒通晝夜。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視朝必引與同坐。言無不從。

丈夫本飛騰。雌伏難為情。

文靜傳。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後漢書趙溫曰。丈夫當雄飛。

安能雌伏怨言一出口命落權奸手山東猶未平無

辜烹走狗

文靜與裴寂有隙常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妾失愛告其

兄上變遂下吏秦王曰文靜任遇與寂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裴寂又言文靜多權詭性猜險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殺之文靜臨刑撫膺曰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劉裴未遇時意氣頗相期城頭望烽火子歌

予且舞一朝柄國權反目成豺虎

劉文靜同宿

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邪○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方知名利場何地非羊腸淮南子羊腸阪是太行孟門之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之弟也性簡放

不喜拜揖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正字

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

鄉里自號東臯子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

省復以疾罷壽卒於家

吾愛無心子酣飲東臯陽

唐書本傳績之仕以醉夫職鄉人斫之託

無心子以見趣績有奴婢數人種黍居朝猶一

斗乾坤皆醉鄉

春秋釀酒游北山東臯著醉鄉記績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三升侍

學士石上祠焦杜

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承革死妻送酒不絕歲久又死

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所居東牀頭

懸老莊

績以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采薇聊可賦懷古意

何長

本集野望詩曰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

馬帶禽歸相顧無顧視隋唐主蠻觸空茫茫

相識長歌懷采薇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人也姿貌魁竒通書史仕

隋為殿內直長高祖引為三衛武德三年拜

行軍總管討蕭銑平之太宗時復為大將北

滅突厥西平吐谷渾封衛國公遷尚書右僕

射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尋薨謚

曰景武

李君王佐才孫吳少堪語

唐書本傳靖常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

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脫身斧鉞間幡然成

義舉

大業末靖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上急變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

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桓桓王

者兵所向成霖雨蕭銑開門降布恩安率土通鑑

武德四年唐遣李靖伐梁梁蕭銑悉兵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入其外郭銑乃下令開門

出降諸將多言梁將帥拒鬪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

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柳宗元貞符大聖乃

起不降霖雨○本傳靖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歡服

掃既清朔虜尚憑陵雷擊三千騎魚貫出長城

塞旗左賢陣蹀血匈奴庭渭水方凜恥燕然堪

勒銘遂令陰山北萬里絕人行本傳武德八年突厥寇太原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三千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太驚於

是夜襲襄破之帝曰李陵以部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

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凜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

十萬頡利亡去為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鮑照詩魚貫

度飛梁○范雲詩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燕然勒銘見前班固注

滅旋師且西征生擒吐谷渾振旅還西京本傳吐谷

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

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

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全輕方叔功不數驃姚績何以表奇勲起塚齊

積石

按靖南平蕭銑北滅突厥西破吐谷渾三邊皆靖之功。○詩小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毛萇曰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騾姚事見前。○李靖傳靖薨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關象積石山以旌其功。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泰朔州人也。以字行。初為劉武周偏將。降於秦王。以功授王府護軍。及建成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用敬德謀殺建成。元吉於玄武門。太宗即位。論功為第一。封吳國公。後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改封鄂國老。

就第顯慶三年卒諡曰忠武

鄂公熊虎士彪起。遭逐鹿行間。值秦王解縛披

心腹。單騎潰重圍。相報一何速。

唐書本傳敬德為劉武周偏將。

與宋金剛南侵。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與尋相俱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秦王曰。敬德叛。寧肯後尋相邪。釋之。引見卧內。曰。大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公何相報之速邪。賜金銀。

君臣恩既孚。託志齊山嶽。東宮非吾主。殺金

何所欲。變生不可知。干戈興骨肉。忍令龍鳳君。

惴惴如臨谷衆心咸有歸奸邪早傾覆頓教玄

武門血濡朝馬足

本傳隱太子常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

幽賤父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巢王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入白秦王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且衆以死奉王比天受也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下王曰公更圖之敬德曰今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計乃定及殺隱太子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秦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官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
非予敢要亂天命良有屬不然瀛海內

何當休殺戮雄哉開國臣驍勇真超俗前奪齊

王稍後擊任城目

通鑑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敬業稍刺之終莫能

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本傳敬德常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

房杜

房玄齡字喬齊州人也善屬文書兼草隸杜

如晦字克明京兆人也少英爽喜書籍以風

流自命太宗為秦王以玄齡為記室以如晦

為參軍。及太宗即位拜玄齡尚書左僕射封
邦國公。如晦為右僕射封蔡國公。二人深相
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房本昂霄質

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年十八舉進士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即者當為國器

杜稱王佐才

杜如晦傳高祖

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平京師秦王引如晦為前兵曹參軍時將外遷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曰非公言我幾失之

咸懷濟世志投

跡秦王臺

玄齡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帝紀高祖拜秦王為東道

大行 噓枯人物集運策風塵開

玄齡傳太宗徇渭北玄齡仗策

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征伐未常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願盡死力太宗常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劉長卿詩運籌風塵下能使
聿來江海靖調鼎位三台
調鼎見前李斯注○三台見前公
左謀右善斷畢力贊康哉
如晦傳每議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善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佐帝○潘尼詩
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魏徵

魏徵字玄成曲城人也少孤落魄有大志通

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子敗歸。太宗拜諫議大夫。帝常引至卧內。訪天下事。二百餘奏。無不慨切。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封鄭國公。拜太子太師。尋薨。諡曰文貞。

文貞功名士。傾側塵埃中。臨難不能死。幡然從

太宗唐書本傳隱太子引徵為洗馬。徵見秦正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曰。爾

闕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批

鱗進忠。讜萬變。言無窮。西域貢方輟。中區歲已

豐仁義。堪立國。中外無兵戎。貞觀三年。高昌王

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

國焉。則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

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常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

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封德彝曰。徵書生。好虛論。不可聽。至是天下大治。蠻

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帝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

矣。惜不令封。二陵言更切。文德皇后既葬。帝即德彝見之耳。

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

帝泣。為十漸。疏尤工。不雨。徵上疏。極言曰。陛下

毀觀。為十漸。疏尤工。不雨。徵上疏。極言曰。陛下

在貞觀初。清靜寡欲。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此不克終。一漸也。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此不克終。二漸也。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此不克終。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重君子而遠之。輕小人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比來由心好惡。使讒佞得行。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之好。數年之後。馳騁為樂。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來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暑。畿內戶口無一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恬泰。此不克終。十漸也。今早暎之災。遠彼郡國。此陛下恐懼憂

勤之日也。帝曰。君且為堯舜。身當似夔龍。王珪傳

曰。以諫諍為心。耻君不。惜哉。忠良說應愧龍逢。

節本傳徵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

苟懷經濟心。誰令蹈危轍。謂從建成秦王蓋

世功豈合藩。臣終攀龍惟所擇。何事入東宮。委

身既非智。反而復。非忠守成勲。第一出處深堪

惜。房玄齡傳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創業難。魏徵曰。守文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瀛州如

驕。驕則亡。見守文之難。方與公等共之。瀛州如

早登方是無瑕璧。太宗為秦王時。有十八學士登瀛州。徵不在其列。

王珪

王珪字叔玠。郿人也。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高祖入關。李綱薦署太子中允。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道。流鶴州。太宗召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遷禮部尚書。貞觀十三年卒。謚曰懿。

王公事昏儲失道。遭遷謫。及歸。文皇朝傾心盡

匡益。本傳太宗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致相諫正。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

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妖姬割款情。通鑑上間。居與珪語。

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兵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

貴主無驕色。唐書本傳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

常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謂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

激濁復揚清。

確論君王側。本傳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

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昭。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

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

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

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

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古人有遺言君明臣始直。臣直國之福也。嗟嗟二三子雄才信莫敵不逢龍鳳君何所垂勲績。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也。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齊名。時人比之二陸為文章婉縵。慕徐陵。煬帝時為秘書郎。太宗踐祚拜弘文館學

士。屢進讜言。貞觀十二年以銀青光祿致仕。

封永興公。卒。謚曰文懿。

世南人倫的五絕夙驚廷。

唐書本傳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當代名

臣人倫準的。帝又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始居

隋帝側晚在唐宗前宮體不奉詔。

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賡和。

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

卿耳。司花舊成篇。

顏師古隋遺錄洛陽獻合帝曰寶兒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可便朝之世南

持之號司花女時世南在帝側寶兒注視久之為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鞞袖太素絲。慙生綠慙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惟所染逢時吐忠言

淮南子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

身沒石渠空君王悲絕絃知音不復作焚詩靈

坐前

本傳世南卒帝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

復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教褚

遂良即其靈坐焚之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人也家貧好學通春秋志意曠遠不修細行鄉人薄之西遊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太宗聞其賢召拜監察御史數

上書存得失帝甚嘉之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卒

馬周少落魄懷琦人莫知試沽新豐酒一觴聊

自持

唐書本傳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乃去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

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深懷白水意

因與常何期

列女傳桓公使管仲迎甯戚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

其妾媵笑曰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告國家未定從

我馬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以報桓公桓公因以為相○本傳周至長安舍中即將

常何調陳二十事天子乍驚疑經綸密已布小

儒安所為無煩一紙荐飛詔下丹墀朝為草茅

士夕成廊廟姿

本傳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

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

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江

淹詩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本傳贊馬周一介草茅言天下事非王佐才疇以及茲潘岳

詩器非廊廟姿○慎子卓哉避暑疏藹然生孝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思通鑑上幸九成宮避暑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

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馬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一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

復易宜速示返清風何纏纏聽者盡忘罷本傳

期以解衆惑

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要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心賞非由假千秋此一時鮑照白頭吟心賞猶難持○陸機詩至樂

非有假因思六合廣何代無英奇明君苟不作去

去將安之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也本姓徐氏隋末從翟

讓為盜推李密為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勣啓密獻地帝嘉之詔拜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數有戰功。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封英國公。
高宗立，拜尚書左僕射，勸帝廢后，以起武墜
之亂。

山東亡賴賊歸義稱純臣。唐書本傳：勳常謂人曰：我年十二三時，為

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不恹音則殺之。勳為李密將，密歸本朝，其地勳統之。未有所屬，勳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長

城能捍虜，日與君王親。本傳：勳治并州十六年，

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虬鬚

方和藥。唐語林：太宗虬鬚，可以掛弓。○本傳：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鑿曰：用

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御衣還覆身。勳留宴，大醉，帝榮

寵良以極，存亡心不易。苟懷伊周意，自應忠社

稷。何須幼主恩，然後傾心力。勳病愈，入謝。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

為因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首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勳感涕，因嚙指流血。後帝疾，謂太子

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召

尚書左僕射。詭哉唐天子，利祿毆羣士。謬哉英國公

非能奉君終一言，立武氏誤國恨無窮。陳子昂詩：孤獸

猶不忍。况以奉君終。○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勳與長孫無忌等計之。勳稱疾不至。褚遂良持不可。帝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

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勅奉冊立武氏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主征討有功擢比部郎中與王定計殺太子建成太宗即位以功第一封齊國公進尚書右僕射與褚遂良同受遺詔高宗立進爵太尉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武后怨之許敬宗揣后指告無忌反詔削官爵置于黔州賜死

無忌椒房親義與秦王厚倡謀摧建成遂作功

臣首

唐書本傳皇太子建成毒秦王王病舉府危駭無忌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入王曰濟哲文明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濟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廩弗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與無忌定計討難平之王即位無忌功第一既為

廊廟臣社稷懸公手立儲天下計豈得私甥

一言定晉王賢愚不復剖

綱目貞觀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

人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從之乃立治為皇太子上疑太子柔弱密謂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望豈可數易上乃

止昭陵土未乾神器歸妖婦

於太宗崩高宗暗

高宗崩武氏廢中宗而自稱皇帝

空齊力牧名難逃敬宗口

傳本

無忌進策司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辭太宗疾甚無忌與褚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為高宗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后既立敬宗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帝未信敬宗具言及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乃詔削官爵唐祚且淪亡君家復何有家國

兩無全風節愧當年車中金可却廷際論應堅

帝欲立武昭儀為后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後召無忌遂良言詔儀有子必欲立之無忌

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武后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

君看褚僕射碎首玉階前

見下褚遂良注階前如效死

尤勝黔州徙

許敬宗言無忌謀反徙黔州敬宗復使人暴訊無忌投繯而卒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也父亮官至散騎堂

侍遂良博涉文史工隸楷累遷起居郎轉諫

議大夫好直諫帝甚嘉焉與無忌同授顧命

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以諫立武氏坐貶

愛州刺史歲餘卒

希明事秦王能預瀛洲列

唐書褚亮字希明授秦王府文學武德四

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及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勛號十八學士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芝蘭繼芬芳

名聲更高潔

子家子養子如芝蘭既積學翩翩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才士風矯矯貞臣節孤忠良不撓六藝咸無缺

周禮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書傳右軍名

唐書本傳帝常歎曰虞世南死無與

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肩者

史踐龍門轍

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

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龍門見前司馬遷注

聞雉災祥分

本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候于

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候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家

占星封禪輟

貞觀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

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

征遼諫不行

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

慮帝悟詔罷封禪興再興為忿兵兵忿者勝負不輔孤心更切謂可必會李勣詆其計帝遂不為

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

議立武昭儀吐詞何激烈象笏

請還君金階盡沾血庸主羞無顏妖妃謀少折

何來亡國臣一語長河決

高宗即位將立武昭儀召遂良等入帝曰

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謂何

遂良曰。皇后本名家。無他過。不可廢。昭儀昔專

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

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

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自幄後呼曰。何不

撲殺此獠。○李勣傳。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

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

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

奉冊立武氏。唐宗素知人托孤。欠明詰。三臣非一心

武氏。三臣謂李勣。褚遂良。長孫無忌。褚遂良。長孫無忌。褚

遂良。長孫無忌。牛驥俾同埒。鄒陽書。使不羈之

埒。養馬處也。出王濟傳。飛鳥侮忠賢。長孫無忌傳。太宗曰

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隣愛。○范祖禹

曰。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諍。而太宗譬之飛

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社稷期容說。太宗常言李

難扶顛大廈終摧裂

一木指

皇后甕中醉

通鑑

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囚於別院。武后遣

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藩王

獄底滅忠邪混無分豈足稱

明君何如漢武帝獨任霍將軍

狄仁傑

字懷英并州人也舉明經累遷寺卿

史武后時常為縣令及刺史所在皆有政績民為之立生祠武氏神功元年拜平章事勸迎中宗歸於東宮未及復位而仁傑卒張柬之等因誅二張匡復社稷皆仁傑之謀也中宗既立乃追封仁傑為梁國公贈司空張柬之字孟將襄州人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人敬暉字仲暉絳州人崔玄暉博陵人袁恕已滄州人五人並仁傑所薦中宗復位封東之為漢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敬暉為平陽王玄暉

為博陵王恕已為南陽王世謂之五王後為武三思所譖五王皆貶死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駱賓王討武后檄武氏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敬業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唐書后妃傳武后廢帝為廬陵王改國號曰周自稱聖神皇帝除唐宗室屬籍立武氏七廟三思居紫禁三思太后姪常居禁中用事后許

天子在房州綱目嗣聖三年帝在房州○唐書中宗即位廢居于均州

羣邪爭告密羅織誅宗室通鑑武后久

又遷于房州羣邪爭告密羅織誅宗室專國事內行滄海有遺珠能挽冀淵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來俊臣與萬國俊共撰告密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綱羅無辜織成反狀

日唐書本傳閣立本謂仁傑曰。若可謂滄海遺珠矣。○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淮南子日出湯谷。至于虞淵。○方其窮經秋選詩。白日入虞淵。注虞淵日入處。

聖賢相與游驅馳。溷濁世豈曰為身謀。本傳仁傑為兒

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眾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

俗吏語耶。○楚辭。勤王天所使。遭讒身不死。通鑑

世溷濁而不分。來俊臣羅告狄仁傑。謀反。親鞫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又是實太。

后意。稍寤。乃貶。思親白雲邊。本傳仁傑為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

仁傑為縣令。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納帝東日。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宮裏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今欲繼

統。非廬陵王莫可。且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

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

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薦賢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還東宮。中外大悅。

實紫微桃李日芳菲。身歿五龍在。終能挾日飛。

通鑑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至

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本傳贊取日。雲六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挾之以飛。五龍。即五王也。

二兇既誅戮。運開唐祚復。暗哉中興臣。竟留

机。上肉亂本方。居中五王安。所終保身全。社稷

獨有狄司空。通鑑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

中用事。張柬之。等五人。謀誅之。地

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夕，武明遣李多祚詣東宮迎太子。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桓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故奉太子誅亂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從之。神龍元年，中宗復位。○唐書五王傳：東之等之誅二張也。將遂夷諸武。薛季昶曰：二兇雖除，產祿猶在。請除之。桓彥範不欲。廣殺因曰：武三思机上肉，爾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帝后反，盜朝權。彥範等五人皆被害。奈何盧姨女猶聞譏女主梁公不在朝。

宗廟生禾黍

唐語林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常入城。仁傑常

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第扶弧矢，携雉兔來歸。因啓曰：某今為相，表第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也。少儻尚氣節。武后

時拜侍郎。聖曆三年進平章事。睿宗時貶申

州刺史。元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封梁國公。長於吏道，處決無淹思。為相數

年，舉宋璟以自代。開元八年卒，謚曰文獻。

元之少儻尚節，且好學。下筆即成章。匡時多

大畧

唐書本傳崇少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下筆成章。

十事探帝心三

品歸臺閣

本傳元宗講武新豐，密召崇以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崇曰：卿宜遂相矣。

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凡事先有司罷。

冗無濫爵 本傳元宗初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宰相至十七人崇常先有司罷

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 **遊民法所懲奏汰天下僧類今**

猷畝間偽髮以編氓 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

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聖鳥用姦人以泊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 **捕蝗勤民事** 開元四年山東農者餘萬二千人

崇奏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捕得十四萬石蝗害訖息 **逐獸騁皇情** 帝

渭濱召崇謂曰公知獵乎對曰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

悅與俱馳逐緩急如旨帝歡甚 **奈何遭廟變不止東都行明明**

救時相逢君未可量 通鑑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上

以問宋璟蘇頌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胡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

於是其逢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通鑑崇常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顏

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管晏對曰似不及也公可謂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應變信無儔得毋**

愧忠亮 本傳贊唐史臣稱崇善 **庶幾亭毒功千**

載稱無窮 張說作姚崇神道碑曰一柱承天高

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

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

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

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

老子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第。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遷御史中丞。開元中。代姚崇為相。封廣平郡公。二十五年卒。諡曰文正。璟之為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故中興名臣。姚宋為冠。與房杜爭烈云。

宋公未得意。偃蹇沉下僚。一為梅花賦詞。死遂

相招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名遂振。

暗君朝

通鑑武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即之。有舉坐悚惕。○暗君指中宗也。

○本傳神龍中。中宗嘉其直。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丞寵。數有請于璟。璟曰。君安得尚于朝政。歷杭相二州。政清

毅。吏下無敢犯者。

激張直筆載

本傳張易之。不臣語。引張說為駢。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通鑑吳競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

說陰祈競改數字競曰若**救帝忠情昭**本傳帝

狗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天將佐**

道帝詔誅死璟不奉詔乃流月將嶺南姚宋傳贊崇善應變以成天

唐室卒遇中興日下之務璟善守文以待天下

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鯁正君所憚**本傳

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官鯁正贊曰宋璟剛正又過於**燮理功堪述**元

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獨步開元間守文真第**積

連昌宮辭姚崇宋璟作相公燮理陰陽禾黍豐**一**注見**上將玄齡儔下與元之匹**姚宋傳贊唐

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義蓋難矣夫**王者恩無偏鴈**本傳帝常命璟制皇子名遂差次所

鳩奏君前封璟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

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邊功不可長痛抑靈**

鳴鳩之平帝歎重其賢**荃賞明者見未萌靈臺一何朗君看天寶年黷**

武困三邊通鑑突厥默啜自則天時為中國患

筮得其首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

好事者競生心激侍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

靈筮慟哭而死○范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

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

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張九齡**相如諫獵疏明者遠見於未萌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

擢進士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開

元二十一年拜同平章事。進中書令。後為李
林甫所陷。貶荊州長史。二十八年卒。諡曰文

獻。

備哉曲江公。諤諤大臣節。風度無與倫。匡君言

更切。本傳九齡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

失所推引。皆正人。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

不名。○九齡體弱。有醞藉。帝每用人。必曰風度

能若九齡乎。咄嗟時不遇。竟值開元末。河湟諸小吏

紛然溷朝列。本傳帝將以牛仙客為尚書。九齡

有德望者。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日不知書。韓信

蓋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李林甫

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海。燕本無心。孤鴻

終冥滅。全唐詩話九齡每見帝。極言得失。林甫

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

濺。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

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

稍解。○九齡又作感遇詩曰。孤鴻海上來。池潢

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玆木巔

白羽逢秋風。棄捐篋笥中。

本傳九齡

何所慕。者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

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

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貞臣既遷逐。狼

子宮中浴逆相。非虛言幽州。果傾覆。臨危思舊

臣奔蜀怨何人

本傳九齡貶荊州長史。初安祿

齡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

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

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

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

遣使祭於韶州。○通鑑祿山生日後三日。貴妃

召入禁中。以錦繡為大襜褕。裹祿山。使宮人以

絲輿昇之。上聞後宮宣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

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

錢。銀。

韓休

韓休京兆人也。工文辭。舉賢良。擢左補闕。開

元中。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性峭鯁。時政所

得失言之。未常不盡。帝甚憚焉。遷太子少師

卒。

自古嘆才難直。臣良不數。豈意明皇朝數公相

繼作韓休。素無奇為。相天下宜。

本傳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

天下翕然宜之。搜姦先巨。獨凜凜大臣規。

本傳萬年尉李美玉有罪

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

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

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廣平乍驚喜。韓休乃能

爾 通鑑蕭嵩薦休為相。休不干榮利。嵩以其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

之。宋璟歎曰。不意社稷得所依貌瘦天下肥通鑑

韓休。乃能如是。帝常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肥

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黎園歌送酒丞相知之否君王語未終封章已

入宮美哉輔弼意道合始成功唐書禮樂志。玄宗時。置左右教坊。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黎園。謂之

皇帝黎園子弟。○通鑑。上或宮中宴樂。及後死

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語未終。諫疏已至。理亂從來有太平

那可久休死九齡斥榮枯一翻手羯鼓池上震

李商隱詩。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禮樂志。玄宗好羯鼓。稱為八音領袖。羯鼓本

戎羯之樂也。戰骨滇南朽通鑑。天寶十三載。侍御史

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

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滇南

即南詔。以地有滇池。故名。今之雲南也。是時臺諫臣片言誰出口

所以亂階成下殿西南走世說。熒惑入斗。天子下殿走。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少好節氣。喜振人患難。隱

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常於太學賦詩。一

座嗟服。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失意於玄宗。因放還。開元末。病疽卒。

襄陽孟夫子高卧鹿門山頗懷龐公意採藥幽

林間李白贈孟浩然詩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

聞○本集夜歸鹿門歌人隨沙岸向江村

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

栖隱處○後漢書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攜

其妻子登鹿門松月牖中白巖扉空際閑孟浩然詩

山採藥不反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又曰巖扉松逕長寂寥棲遲四十載無復向

人寰何來輞川老相引入鵷班遂令江海士倉

卒識天顏白日方垂照龍鱗良易攀孤雲本無

著倦鳥自思還吟詩謝明主蕭然歸閉關輞川

王維以家居輞川故名○唐書文藝傳浩然游

京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林

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

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

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

而朕未常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也十歲通詩

書及長好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天

寶初供奉翰林為高力士楊貴妃所譖賜金

放還安祿山反白隱匡廬永王璘辟為府僚

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

郎會赦還客於當塗病卒

青蓮謫仙人云是長庚魄

本集答迦葉司馬詩青蓮居士謫仙人酒

肆藏名三十春。注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按太白生於蜀。郫青蓮鄉。○唐書文藝傳。白之生。母

夢長庚星。因以命之。獨步觀古今文章信無敵

李陽水本集序千載

獨步。唯公一人。○杜甫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

步武楚三閭鞭驅揚

執戟

本集序。馳驅屈宋。鞭撻揚馬。

高卧徂山披雲蔭松柏

軒冕了無心竹溪堪浪跡

本傳。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

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李何白詩。披雲卧松雪。○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柏。何

來紫泥書召至金鑾側

李白玉壺吟。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

筵。○漢舊儀。天子六壘。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本傳。天寶初。白至長安。往見賀知章。見其

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綵筆

舊生花片言雙白璧

天寶遺事。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

才。瞻逸名。聞天下。

徒傷貴臣意因垂北溟翼

貴臣。指高力士也。○

本傳。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耻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

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李白詩。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莊子。北溟

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北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北

逝登金臺南浮經采石

李白詩。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本傳。白浮

游四方。常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煙波夢裏

翻寒暑杯中易局促尋陽囚

本傳。白至尋陽。坐事下獄。凄其

夜郎謫

永王璘敗白流夜郎

常聞寥廓士襟懷不可測

也苟踈狂汾陽何以識

本傳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常犯法。白

為救免○郭子儀傳

卓卓釣鰲公豈曰無奇策

子儀進封汾陽郡王

時清廊廟臣時否山林客君看天寶

世朝士誰忠直藉令貞觀年未必酒家眠

本傳

飲徒醉於市○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

中仙

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之遠裔

也。祖審言。以文章顯。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

齊趙間。舉進士。不中第。天寶十三載。詣闕獻

三賦。帝奇之。擢河西尉。不拜。會祿山亂。肅宗

卽位。鳳翔。甫奔行在。拜右拾遺。上書救房琯。

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棄官入蜀。依嚴武。後南

遊卒於來陽。

少陵詞人宗本是文星謫

按本集子美自稱少陵野老○雲仙雜記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太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隴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

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
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蒲室
有聲。曰。解近穢。吾。鳳齡抱高論。自言齊契稷。唐書

令汝文而不貴。文藝傳。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杜甫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
何愚。竊比稷與契。○東坡志林。子美自許稷與
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
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懷古登吹臺。放
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歌人莫識。本傳。甫常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獻

賦未蒙恩。遭時悲削跡。本傳。玄宗朝。獻大。清宮

孔子曰。吾削跡於衛。○杜甫詩。削跡共艱虞。謁帝

奔岐陽。捐生冒鋒鏑。本集。喜達。行在所。詩。西憶

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
所親驚老瘦。辛苦賦中來。注。岐陽。鳳翔也。在賊

之。救房卒被遷。本傳。甫與房瑄為布衣交。瑄時

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慢武幾罹厄。嚴武

雜問。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劔南。甫往依焉。武待之甚善。甫性傲誕。常醉登

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
殺甫。將出。冠鉤于簾。飄飄水上萍。習習籠中

翼。杜詩。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孤舟萬里家。橡

栗三秋食。杜詩。老病有孤舟。○本傳。甫心飛魏

關旁。腸斷驪山側。杜詩。回首周南客。馳驅魏闕

年事。腸斷驪山。孤忠安所著。高詠悽金石。庸君終

山清路塵。詩。孤忠安所著。高詠悽金石。庸君終

不悟拳拳意何益惟于千秋下離騷同歎息本傳

甫遭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錢起詩若調婁金石。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也。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當時。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常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上元初卒。

右丞好禪寂。終年常閉關。散髮松陰下。似若厭

朝班。唐書文藝傳。維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表輞川第為寺。

○王維詩終年無客常閉關。如何鬱輪袍。廼奏

朱門問。集異記。王維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

舉岐王出錦繡衣服。遣維衣之。資琵琶。同至公

主之第。主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

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主曰。此曲何名。維

曰。號鬱輪袍。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

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即召試官。錫胡陷京邑大

駕奔汶山人臣赴國難何惜一追攀。杜詩。錫胡

賴。注。錫胡謂祿山。○張儀傳。蜀有汶市翻為祿山使。本傳。維為賊所得。祿山素知看杜少陵冒死歸天子。注。見空傳凝碧詩終媿

青巖士

全唐詩話祿山大會疑碧池。梨園弟子
歎歎泣下。樂工雷海清。擲樂器。西向大
勤。維時拘於菩提寺。有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
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疑碧池頭
奏管絃。後有罪。以此詩獲免。○唐書卓行傳甄
濟。字孟成。居青巖山。五辟不起。安祿山反。使蔡
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
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
待之。希德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
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汗賊官羅拜。以媿其心。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史失其名。以字行。祿山之
亂。子儀以朔方軍收復兩京。再造唐室。代宗
時吐蕃陷長安。子儀擊走之。後又與回紇同

入寇。子儀單騎見回紇。與盟。擊破吐蕃於靈
臺。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進爵中書令。
封汝陽王。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諡
曰忠武。

周家尚父歿。大將無全功。悠悠二千載。始逢郭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

實傳秀實曰。副元帥
郭子儀功塞天地。

再援蒙塵。駕三摧驕虜鋒。

後漢書荀彧傳
勲庸崇著。段秀

左傳天子蒙塵於外。○按祿山反。玄宗幸蜀。吐
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兩遭國難。皆賴子儀恢復。
奉車駕還京。○又按子儀敗慶緒於東都。退吐
蕃於長安。破吐蕃於靈臺。故云三摧驕虜鋒也。

聞聲吐蕃遁。酌酒葛羅從孤軍能破敵。單騎更

爭雄

綱目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如陝州以郭子儀為副元帥子儀開廢日久部曲

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吐蕃帥二十餘萬眾入長安子儀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曰郭令公將大軍不知其勢至矣虜以為然悉眾遁去○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吾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以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

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藥葛羅曰聞令公已捐館故來今總兵於此我曹豈肯戰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墮陳前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子儀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子儀使白元光擊破之於靈臺西原○本傳贊子儀提孤軍轉戰勲高心愈下寵極意彌恭徵之逐北詎不還顧

即就道棄之即潛踪

見下

冥冥逢暗主皦皦著

精忠

肅宗代宗皆暗主

青蠅徒相點白壁展青瑩

青蠅喻諛

諂也○唐書本傳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諛間不行

臣道苟無缺名聲安有窮

富貴壽考。哀榮終始。蘭玉方羅列。河山齊始終。
人臣之道無缺焉。子儀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史記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杜詩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

載後握筆仰高風

俾予千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其先琅琊人。師古五世從孫也。博學工辭章。善正草書。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堅守不下。肅宗即位。詔遷御

史大夫。代宗立。封魯郡公。以剛直不揉。為盧杞所嫉。使往諭反者李希烈。竟為所害。

真卿剛正操凜與嚴霜同

唐書本傳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贊曰

其英烈如嚴霜烈日民沾御史雨朝畏直臣風

真卿遷監察御史使

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濬隍防逆虜

倡義擊羣雄

本傳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友乃增陴濬隍

料財壯儲廩及祿山反獨平原城守具備○網目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遣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奸邪滿君側忠賢屢遭厄白頭廊廟乃能如是。

臣單車翻使賊就坑志所其赴火心不易

本傳盧杞

不喜真卿。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往諭之。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免以為失一元先。貽廟廷羞。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及見希烈。宣詔旨。希烈欲留真卿為相。真卿叱曰。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脅邪。希烈乃掘方丈坎於廷。傳將坑之。真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復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遂縊殺之。○李陵書足下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咄

嗟顏魯公垂老竭孤忠信云美無補唐天子義士雖捐生智人無苟死早知盧杞謀何不赤松遊

顏杲卿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族兄也性剛正有大節以父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祿山反與真卿同起兵討賊守備未完而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為賊所得祿山節解之於天津橋

何來牧羊奴鞞鼓震東都兩河望風解常山那肯下紫袍偽可披赤心真不移須臾兩京剖孤城難獨守可憐忠義士見侵臊羯狗舌斷天津

橋罵賊不絕口

唐書忠義傳祿山反。果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果卿紫袍。履謙緋袍。果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定謀討賊。時真卿在平原。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果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聞。人懼。使史思明等攻常山。果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果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果卿舍胡而絕。○通鑑史思明執果卿送洛陽。祿山數之。果卿罵曰。臊羯狗。何不速殺我。乃縛於中橋柱。而過之。烈士固輕生卓哉。顏果卿。果卿比死。罵不絕口。從容其就死。千載垂芳名。

張巡

張巡。鄧州人也。博通羣書。曉戰陳法。氣志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調真源令。祿山反。巡率吏士。哭於玄元廟。起兵討賊。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賊攻睢陽。圍四十日。城陷。不屈。遂遇害。

睢陽一孤城。胡兵數萬。衆借問守者誰。張巡乃

與共。唐書忠義傳巡為真源令。祿山反。雍丘令

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及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

許遠合。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遠自以材不及其下。請稟軍事而居。天子畫像前一拜三軍勸。巡

上設天子畫像。率忠義感士。心智勇建。竒勲。衛軍士朝。八人盡泣。

枚取鹽米百戰猶未已。巡會糧乏。潮餉賊。鹽米

還。積六旬。大小數百戰。而斬將復舉旗獵獵。旌

旄飛。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

徑抵子琦所。藁人計得箭。城中矢盡。巡縛藁為

斬將拔旗。城下潮兵爭射之。又乃蒿矢誘子琦。巡欲射子

藁人。還得箭數十萬。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士卒帶

甲食。人競死敵。巡士卒帶甲而奈何一旅師

強胡那可支。馬盡烹。愛妾將士皆泣。血救兵不

復來。孤城一朝裂。切齒罵胡奴。表表貞忠節。千

古江淮間。英風猶烈烈。通鑑子琦久圍睢陽。城

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

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

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

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

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本傳巡守睢陽。食盡。救兵不至。賊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

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
思以厲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子琦謂巡曰。聞君
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
吾欲氣吞逆賊。願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扶其口。
齒存者三四

李泌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為文。號為奇
童。及長。博學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
詣闕獻復明堂議。肅宗即位。欲授以官。固辭。
願以客從議國事。及京師平復。請還山。代宗
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貞元三年。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封鄴縣侯。卒於官。

鄴侯智謀士詭託神仙道

唐書本傳。泌出入中
禁。事四君。數為權倖

所疾。常以智免。又
曰。必慕神仙不死術。

行藏終始殊令人莫能曉

岐陽佐命時。曾為王者師。雖從紫袍。勅不爽白。

雲期

通鑑。初。肅宗為太子。與泌為布衣交。後隱
居。鄴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

靈武。上大喜。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泌為右相。
泌固辭曰。陛下行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
屈其志。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
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且
示紫袍。以絕羣疑。泌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
無名稱。出懷中勅。以泌為元帥。府長史。泌固辭。
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
志。泌乃受。及收西京。泌遂辭去。歸衡山。陳子

早詩荒哉穆天衡山卧未久聞徵即趨走罄折

子好與白雲期綱目大曆三年徵李泌於

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

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乃以泌屬少遊使善

待之得非牛陸沉吏隱以為心汝南先賢傳鄭欽

未幾還拜相不復辭朝簪拜相不辭則當年畏

輔國衡陽滅踪跡元宰更相猜栖栖郎吏職按

宗時宦者李輔國用事數譖毀泌泌乃歸衡山

代宗時丞相元宰擅權欲陷泌泌甘心吏職委

身藩鎮不復退隱焉三主並昏庸去留各不同代宗德宗

也按泌於肅宗則辭爵於代既居權衡地當且

宗則吏隱於德宗則拜相

樹奇功再詠黃臺作護儲勲不薄通鑑天長公

妃或告主潘亂上怒切責太子欲廢之泌諫曰

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自古父子相疑未

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臣敢以

家族保太子間一日上召泌流淚曰非卿切言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又按

肅宗時張良姊譖建寧王謀反帝殺之又譖廣

平王泌謂帝曰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醜

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曰種瓜

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謝瞻詩

進賢責所先陸贄嗟淪落

綱目李泌薦

定都護用王上遂相之參無學術晉克位而已胡氏曰當

是時心言深計孰居陸贄之先泌舍贄而引參

如已者以自顯耶大盈實私錢悵然不敢言言

之苟不聽簪纓何足憐

綱目貞元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

李泌諫上曰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上復徵歛之泌聞惆悵而不敢言

嘗聞鳳凰德濁世藏深澤肅德兩庸君何所分

堯跖在昔去難留於今竟何求

通鑑肅宗與泌同榻而寢泌因

謂云曰臣有五不可留帝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遂歸衡山

雖能離鳥喙

見前范終是

媿羊裘

見前嚴光注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人也性沉靜不慕榮利玄

宗時第進士肅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歷吏部

品裁清允人服其公代宗時元載得罪拜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幾而薨帝曰天不使

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

楊公不求名秉心其澹泊

唐書本傳綰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蒲

席湛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為相汰冗負

清聲滿臺閣

按綰為相奏罷團練使

崔氏毀堂皇汾陽減

聲樂

本傳綰拜平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

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駟馭百數省損滯留十餘騎郭子儀邠州行營方大

禽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風靡俗自改道積

名還作柰何當途士苦為榮利縛本傳給儉約未常問生事

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所以肉食資取

笑於葵藿左傳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陸機詩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人也。世以武力仕。晟年十

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數有功。拜北

庭兵馬使。代宗出幸奉天。晟以孤軍平朱泚

之難。收復京師。封西平王。進爵司徒。兼中書

令。貞元九年薨。謚曰忠武。

朱泚據京邑。懷光反。咸陽奉天蕪根盡。大駕復

奔梁綱目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遂圍奉天。李懷光入援。敗泚兵

於醴泉。詔引軍還。取長安。懷光尋有異志。因屯

咸陽。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朱泚圍奉天。經

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采蕪

帝復奔。西平萬人敵棄家存社稷。忠義感三軍

同心。思奮擊本傳王忠嗣撫晟背曰。萬人敵也。帝出奉天。有詔召晟。晟家皆為賊

尚書曰。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

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田兵。以圖

狀復。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
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
乎。士皆雪泣。口。惟公命。泣。辛苦渭橋頭五月尚披裘孤軍當

二寇京師豈易收本傳晟徙屯東渭橋。時輸練
與下同耳。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通

鑑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二強
寇之閒。以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
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卑弱。而銳氣不衰。挺忠
感

士卒須臾還破賊市中不易塵兵次含元側本傳

帝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
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
賊。晟移壁光泰門。賊將求戰。晟縱兵鑿擊。大破
之。朱泚率殘卒西走。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
外。遣京兆尹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坊人之
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露布至梁。羣臣上

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塵。宗廟不震。彬
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彬

彬仁義師所向輒清夷本傳贊曰。李晟師入長
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

佐。無進其能。可。鸞輿既旋軫君王親勒碑本傳
謂仁義將矣。

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
首曰。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

職之咎。敢請死。帝為掩涕。使就位。帝紀其功。自
于碑。東皇太子書之。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

吐蕃尚翻覆奪兵何太速本傳帝拜晟行營
副元帥。數敗吐蕃。

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
名將特李晟耳。必去之。即遣使求盟。會晟朝京

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時張延賞當國。與晟
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拜晟太尉。

其兵。是歲吐。未清塞上塵先伐國中竹通鑑
劫盟而去。

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中。其舍猝為變。晟伐其竹焉。可憐平涼壇伐鼓

震邊關老臣猶為國揮涕墮淚瀾綱目吐蕃尚結贊請和欲

得潭城為會盟使。城與吐蕃盟于平涼。李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耻朝廷為大戎所侮。爾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謀而至。賊自疑。夜出。偶得他馬。乘之東走。虜縱兵大掠而還。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德宗立。召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忌之。參

黜。乃以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復為裴延齡所譖。貶忠州別駕。卒。諡曰宣。德宗之時。朝廷多故。乘輿播遷。贄每論事必極言得失。奏議數十百篇。皆可法於後世云。

宣公經濟才數奇。遭百六唐書本傳。德宗時。術家爭言數鍾百六。

立朝志未行。京師乍傾覆。時涇原兵作亂。帝如奉天。乘輿忽

播遷。君臣並羈束。李晟傳。乘輿播遷。○按本傳贄從帝幸奉天。為朱泚所圍。

偃蹇守孤城。巖嶇投險谷。孤城指奉天。險谷指駱谷也。○李晟傳。帝

狩梁州。駱谷道隘。從官乏食。○本艱難竭忠誠。傳。帝狩山南也。道險澁。與贄相失。

萬諫披心腹

通鑑上居艱難中。小大之事。必與贊謀之。贊每極言得失。

草詔

下山東武臣咸慟哭感激衆心歸王畿一朝復

本傳贊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下所忌。庶令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杞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

庸君惡直言貞

臣殫衷曲在險偶相親居安終放逐

本傳贊曰。德宗之不

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譏。侍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倭之相濟也。

昔作千金軀

本傳帝狩山南。道險澁。與從官相失。

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調。帝喜見頰間。

今隨五斗

粟別駕爲閉戶理方書庶免含沙毒

本傳贊既放。荒遠。常闔戶。

人莫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含沙喻謗毀也。

吾觀唐直臣同聲魏與陸用則圖凌烟

見前馬。魏徵圖形。棄則投荒服。

不值貞觀

年倭然終抱璞莽莽荆山陽何代無良玉

見前左思

注。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

元和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平吳元濟
勲封晉國公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與郭汾
陽齊名年七十六薨謚曰文忠

寂寞天寶後唐祚日陵遲主昏臣復佞強寇橫

難支起來明君作發憤震天威見前憲宗注虎嘯北

風列名臣粲成列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列二三豪俊

中裴公更超越杜甫詩二二豪俊為時開閣接

髦英唐書本傳始德宗時尚苛伺中朝士相過授鉞施天

相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

伐謂討吳元濟○說苑將帥受命者皆北蔡人

久逆命王師屢摧折奮身督征戰行營知曲折

不與賊偕存言詞何剴切本傳王師討蔡以度

取策與帝意合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

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伏即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

罷兵度去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請以身

督戰帝曰果為朕行乎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存

即拜彰義軍節度人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
必死賊未受首臣無還期帝壯之聞聲將士勇宵行冒風雪坐

看元惡擒就撫殘民悅度行屯郾城勞諸軍宣

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李愬傳
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為節度師起襲蔡會大

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縣瓠城。雪甚。晏然無知者。李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檻送京師。○本傳度入蔡。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文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綱目三秦父老曰。殘威武既垂勲。卷舒咸中節。宸景厭民不霑王化。

照臨謂宗崩**昏風漸飄發**謂閣人用二天子擁虛

器闈豎擅生殺本傳文宗立。闈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

意。**功高位極隆。聊舒遠世蹤。午橋幽勝絕。綠野**

旁林叢花月。詩囊裏朝廷。醉眼中野服。時蕭散

古木鬱青葱。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

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韋應物詩。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裴度詩。門逕俯清溪。茆簷古木齊。紅塵飛不到。時有木禽帝。**柱石更四主。令名全始終。保身明且**

哲美哉裴晉公。柱石。見前霍光注。○四主。憲穆敬文也。○本傳度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輕重。歷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白居易元稹附**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敏悟絕人。生**

七月。能展書。九歲暗識聲律。貞元十四年。擢

進士第。元和。中。對策爲翰林學士。貶江州司

馬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文。居易為文精切。尤工於詩。與元稹友善。相倡和。世號元白體。稹字微之。河南人也。元和初。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文宗時為丞相。三月而罷。遷武昌節度使。卒。

樂天經濟才飄零。不偶俗。唐書本傳。居易多更不偶俗。空懷

諫諍心。屢為當路。逃功名。良已矣。詩酒欣自足。

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前別扶摩。多見賞。力然為當路。所已。遂積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浩歌天地寬。

安能自拘束。全唐詩話。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

之詞也。孟郊賦性偏狹。其詩曰。出門樂哉香山。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偏狹之詞也。

宴。本傳。居易自號香山居士。常與胡。界。古。敗。鄭。據。劉。真。盧。直。張。溥。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

不仕者。人慕之。悽矣琵琶曲。本集琵琶行序曰。元和十年。余左遷

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

長安婦女。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感斯言。始覺有遷謫意。自為

長句歌以贈之。識曲想其人。清輝如在目。謫宦

情何堪。離羣行偏獨。楚辭。離人羣而遁逸。○當

時齊名者。微之美如玉。詩。彼其如玉。摧眉事貂璫。

千秋有餘辱

李白天姥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元稹傳稹始言事峭直欲以

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何如

醉吟公清齋禮金粟

白居易傳居易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於香

山。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惑浮屠。至經月

不食葷。稱香山居士。○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

經。百家學。擢進士第。元和初。官至國子博士。

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竒其材。改比部郎中。

進中書舍人。為裴度行軍司馬。伐蔡蔡平。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佛骨。上怒。貶潮州刺史。召

拜國子祭酒。官至吏部侍郎。卒。謚曰文。宋元

豐元年。詔封愈為昌黎伯。

軻死聖道。喪遷歿。詞壇空。百家混。無統藝苑生。

高蓬

韓愈原道。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本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後。作者

不世。唐興二百載。頽風未云改。騷人逞虛辭。學

士談苦海

佛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暨吾昌黎公。沉酣六籍

中宗儒斥佛老復古著文雄

進學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先生之

於儒可謂有勞矣。○本傳愈卓然植立。成一家

言。其原道等數千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楊雄

相表裏。其心佛骨疏。本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

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常

有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昇入大內。傷風敗

俗。傳笑四方。乞以此骨付之水火。以斷

天下之疑。表入。帝大怒。乃貶潮州刺史。三逐遭

天怒。按本傳。愈前。鯉魚猶可遷。憲宗終不悟。本

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鯉魚。食民蓄產

且盡。民以是窮。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

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鯉魚有知。其率醜類

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祝之名。暴風震電

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氣節動三軍。單車能

六十里。自是潮無鯉魚患。

解紛。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

既行。眾皆危之。愈至。廷湊嚴兵逐之。愈大

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

-5 100 45 945" data-label="Text">

賊反耶。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

多所感乍開衡嶽雲

蘇軾韓文公廟碑。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

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彌皇甫鑄

李逢吉之謗。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本傳。謁衡嶽廟詩。我來正逢秋雨節。陰

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

感通。須臾。靜掃眾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言為百世則。道濟天下溺。

庶幾鄒魯風不愧龍門迹

蘇軾廟碑。匹夫而為

下法。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

-25 100 25 945" data-label="Text">

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

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也。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犖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王叔文得政。引入內禁。與計事。俄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四歲卒於官。

名節古人重權門。那可遊吾觀。唐詞人深悲柳。

柳州揮毫回白日。校籍殫勅丘。

李白詩舉動回白日。○穆天子

傳天子讀書于勅丘。明珠不自寶。以暗向人投。

鄒陽書明珠夜

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劔相盼者。叔文何為者。爾與結綯。

繆言不疑。陰結天下有名之士。而士之欲速進

者。卒皆附之。若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友。冰山一朝化。芳蘭為藪幽。

水山。見前蔡邕注。○楚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名辱身易屈。一

斥不復收。投荒千里外。故國遠悠悠。

本傳叔文敗。坐貶永

州司馬。既竄斥地。因自放山澤間。其淫厄感憤。一寓諸文。○韓愈祭柳子厚文。一斥不復。羣飛

刺天。○宗元詩。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空令愚溪水。千古浸

窮愁

本集愚溪詩序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人于瀟水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而家焉故更名之爲愚溪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牛李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弘之裔也。幼孤。工屬文。第進士。穆宗初。徙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武宗貶循州長史。宣宗立。遷爲太子少師。卒。僧孺素與德裕有隙。代爲宰相。牛入則李出。李入則牛出。然李竟貶死。而牛獨以爵位終。

李德裕字文饒。趙州人也。少力于學。旣冠。卓犖有大節。以父蔭補校書郎。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爲李逢吉所忌。出爲浙西觀察使。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武宗立。召爲同平章事。討劉稹。服三鎮。進爵太尉。封衛國公。武宗崩。黨人李咸譖德裕於宣宗。貶潮州司馬。明年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元和政已衰。刑臣方柄。國時昏。朋黨興。牛李交

舉維州入之。劔南。於是李德裕上言。擣虜之虛。可以得志。羣臣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為不直。他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朝廷忽變更新主。特剛明牛斥李還相與

師討不廷

通鑑文宗崩武宗即位。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帝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

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唐書帝紀贊昔武丁得一傳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

澤潞兵威肅聞風三鎮服

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

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積所恃。以唇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

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種。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曰。存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有沮吾軍議者。誅之。羣論遂息。未幾郭誼持稹首降。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救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乾坤運掌中。經綸寧不足。德裕性威不敢慢。孤峭明辨。有風采。常以經綸天下。自負。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所嗟朋黨詞未必一無私忠邪在君側丞相擬先知敏

中非松栢薦之當要職

通鑑武宗召德裕為相。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

理之要。在於辨羣。直之邪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推心委任。則天下何憂不

理哉。帝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調。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乃以為翰林學士。武宗崩。德裕夫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乃貶德裕為潮州司馬。誰謂牛家賓人人皆盜跖。按德裕用事。盡斥牛

舉錯苟非公。結怨滿區中。君王忽宴駕。黃葉

值秋風。番老遭遷逐。東西如轉燭。空餘寒素士

猶向崖州哭。

據言德裕頗為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

一特回首望崖州。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吳人也。少高放。通六經大義。

舉進士。一不中。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不喜

與流俗交。自號江湖散人。後以高士召。不至。

卒於家。

吾愛天隨子。高放非凡調。拂衣歸甫里。琴書堪

寄傲。

唐書隱逸傳。龜蒙舉進士。一不中。居松江甫里。講論不倦。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

漁父。

朝耕隴上雲。

本傳。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

故常苦饑。身畚鍤。株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黜瘠。禹崩厥。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

夕泛江中棹。

龜蒙喜泛江。

扁舟何所有。筆床與茶

竈。

本傳。龜蒙不乘馬。喜升舟。設蓬蓆。齋束。功名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

復何心天地皆幻泡顧視東都門頽陽掩餘照

此言朝廷昏亂國祚將盡也○李白蕭蕭蘆花

間終年但番釣龜蒙自比漁父借問西山歌用伯夷事見前何

似東臯嘯陶潛歸去來辭登東臯以舒嘯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也咸通末擢進士累

遷禮部員外郎黃巢之亂帝奔鳳翔圖詣行

在拜中書舍人以疾去官隱於王官谷自號

耐辱居士朱泚徵之不屈後聞哀帝被弑遂

不食而卒

唐家全盛時義士良不少自遭白馬禍忠賢滅

如掃通鑑柳璨侍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

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全忠以為然聚

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

於河○五代史唐六臣傳天祐三年梁王欲以

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裴樞以為不可梁

王大怒柳璨希梁王旨因殺樞等於白馬驛搢

紳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

六臣免絲質隨風任傾倒

唐六臣

為之一空迹梁遣張文蔚為冊禮使蘇循為副楊涉為

傳國寶使張策為副薛貽矩為押金寶使趙光

孤芳存

李為副文蔚等奉冊寶朝梁于金祥殿

考誰空山有遺老

唐書卓行傳圖本居中條止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

墮笏奸臣傍

綱目司空圖棄官居王官谷昭宗

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放還山

全身巖石表

滑稽傳世全身

法言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

宦迹亭上休

本傳圖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

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蹟三

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透三者非

詩題壙

中草

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邪。生死一

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生死等蜉蝣。世事良悠悠。誰知忠貞

操獨與秋霜伴

本傳贊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朝聞

唐鼎覆暮絕梁家粟

本傳朱全忠已篡位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

聞不食而卒

廉里首陽山千古同芬馥

漢書龔勝傳王莽遣使者

迎勝勝不食而死所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史記伯夷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卷之十一終



